

大
自
然
的
诗

山

LA
MONTAGNE

[法] 儒勒·米什莱 / 著

李玉民 / 译



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

大
自
然
的
诗

山

LA MONTAGNE

[法] 儒勒·米什莱 / 著

李玉民 / 译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山/(法)米什莱著;李玉民译. —上海:上海
人民出版社,2011

(大自然的诗)

ISBN 978-7-208-09944-9

I. ①山… II. ①米… ②李… III. ①散文集-法国
-现代 IV. ①I565.6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073409 号

策划编辑 陈学晶
责任编辑 陈学晶 黄安乔
封扉设计 杨林青
内文设计 肖晋兴



世纪文景

山

[法]儒勒·米什莱 著

李玉民 译

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 **人民出版社**
(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c)
出 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
(100027 北京朝阳区幸福一村甲 55 号 4 层)
发 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
印 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635×965 毫米 1/16
印 张 13.5
插 页 2
字 数 210,000
版 次 2011 年 7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ISBN 978-7-208-09944-9/I·889
定 价 26.00 元

目 录

序 我们的书:《鸟》《虫》《海》《山》的共同特点	1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

第一卷

一 勃朗峰的前厅	5
二 勃朗峰——冰川.....	13
三 首批登临——冰川	21
四 欧洲的水塔	28
五 瑞士——湖泊与河流	34
六 阿尔卑斯山脉的高山通道	40
七 比利牛斯山脉	48
八 比利牛斯山脉续篇	53
九 博朗特泉——阿奎	59
十 大地升起——她的呼吸	68
十一 地球称为大陆的两座大山	76
十二 冰山——极地.....	84
十三 火山——爪哇.....	91

第二卷

一 太平区域——草场	103
二 森林——生命之树,金树枝	110
三 森林的阶梯	117
四 高山和鲜花的梦想	126
五 续篇——1867年5月的瑞士	131
六 山脚下等待——阿尔卑斯山植物之爱(1867年6月)	137
七 阿尔卑斯山脉植物续篇——山花在爱中进步	143
八 格里松斯人之路——高山之死	151
九 恩加丁	162
十 雪与花	171
十一 恩加丁的命运	177
十二 瑞士五针松树木和人的退化	185
十三 我们的时间可以回溯吗?	195
注释	206

序 | 我们的书： 《鸟》《虫》《海》《山》 的共同特点

《山》继续类似书籍的系列，已有《鸟》、《虫》、《海》，从1856年开始出版。

那年是一场运动的起点，至今还持续不断地进行。从那时候起，公众对自然历史产生了一种全新的兴趣。有些学术的书籍，很少人阅读。一些具有创造精神的著作，也许写得太精妙了。独独《鸟》这本书运气极佳，没有一个人批评，也没有一个人反对。最不友善的人也不免惊讶，被争取过来，对它毫无敌意了。《鸟》的翅膀带起了新闻和公众。

这三本书版式非常朴素，毫不奢望第八印刷所的那种体面，却取得少有的成功，引发出书的风潮。模仿者大量涌现。书商也大量出版配有插图或不配插图的专著。好几家出版社甚至要出自然历史的全套读本和百科全书。继而，又出版了不计其数的教育图书和青少年读物。只要翻开并浏览1856年以来的图书报，就能看出这个时期出现了一种文学。

这几本小书，被读者当作愉悦的文学作品来接受，其成功的原因，主要还是真实。它们并不试图将自己的精神赋予自然，而是力求洞彻自然的精神。它们喜爱自然，叩问自然，追问每种生物的小小灵魂的秘密。这就产生很好的效果。人们头一次追寻鸟儿特有的奥秘、昆虫特有的奥秘。有些种类所要求的相当长时间的教育，正是它们进化的真正秘密。从而得出一条普遍的法则：“任何种类，只要幼崽儿经历持久的教育，就能变得高级。这样就创造社会。”

在这些小书中，真正感动广大读者的就是这一点，比生动或风格的洗练更有效果。有些作品写得很好，充满真实的事物，既有趣又受人称赞，可是却遭遇读者相当的冷淡。他们认为这种书太唯物了，是粗糙的事实的堆砌。惟有追寻灵魂的作品，才引人入胜，令人手不释卷。

鸟儿是一个人，这还比较容易接受，然而昆虫(!)如若这么讲就困难了。在海洋的孩子身上，个性暧昧不清，似乎更不容易捕捉了。这些隐秘而模糊的灵魂，一直以来受到藐视和否定，因而要确认并恢复这些灵魂的本相，归还它们应有的尊严、它们在博爱权利和生物大家庭中应有的地位，这无疑是非常大胆的尝试。

如今，在《山》及其森林中，我们继续这种工作。这本书，大部分取材于我们本身的旅行，讲述我们的所见所闻。它丝毫也不会损害沙赫特(Schacht)们、施拉根维特(Schlagenweit)们¹极有教育意义的劳动成果。这本书所能展现的情趣，就是我们同这种高大的自然物友谊的关系：山，那么高大，但又那么宽容，情愿坦露给非常喜爱它们的人。大家会看到，人们原来错误地认为渊默的可敬的古树，阿尔卑斯山脉的族长，何等由衷地赞赏我们。我们感激不尽这些庄严的巨人慈父般的深情厚意，在它们怀里，我们找到了特别温馨的隐居之所；这些雄伟的高山（及其哺育欧洲生命的河流），也特别慷慨，向我们倾注了它们安宁、平和而深沉的灵魂。

再生的活力。在如此普遍衰弱的年代，真是名副其实的补药。但愿这本曾扶持我们的书，还能在坡道上扶起别人，只因许多人由于虚弱或忧伤，逐渐滑下去了！这本书如果一定要有题词的话，就必然是“重新攀登”这个词。

1867年12月1日

1. 沙赫特、施拉根维特：都是研究、考察山川，并且著书立说的学者，主要考察并论述冰川的消长。——译者注，下略

第一卷

勃朗峰的前厅

圣热尔韦。穷困，萨瓦景色优美宜人。

勃朗峰¹根本没有通道。半山腰没有修建那种永远连接法国、德国和意大利的国家公路。勃朗峰孤立独处。必须特意前去拜见，观赏这个昂头俯视欧洲的超绝的孤独者。

我见过亚平宁山脉，也见过比利牛斯山脉，那些高山方便贸易和旅游，如塞尼山、圣哥达山、辛普朗山陡峭的魔力。²我保留了勃朗峰。

从前，那么多繁重的劳动，我又增加了一种。我从占据我那么久的长篇史诗³的深处，又抛出大胆的《人类的圣经》。小小的书，却表现心灵和意志的巨大冲动。我也完全跟地球一样，隆起高山，一座山峰，相当高的绝顶，能一览无余整个大地。

我十分谨慎，不去海边休息。我喜爱海这个奇异的仙女。海掌握生命的秘密，但是它又那么汹涌澎湃！有多少回，它的风暴又助威我的暴风雨！我便去阿尔卑斯山中，向静止不动的景观讨还平静——不去喧闹的阿尔卑斯山区，那里的瀑布和美丽的湖泊，终年一片欢乐的景象。我更喜爱大隐士，沉默的巨人，勃朗峰。只有到了勃朗峰，我才有望找到足够的积雪和休憩。

1. 勃朗峰 (le mont Blanc)：又译白朗峰，阿尔卑斯山脉最高峰，位于法国和意大利边界，海拔 4 807 米。法国人帕卡尔 (Paccard) 博士于 1786 年由向导带路首次登上峰顶。

2. 塞尼山 (le mont Cenis) 在法国境内，海拔 3 610 米，控制塞尼山口处有人工湖，从里昂到土伦的国家公路借道于此。圣哥达山 (le Saint-Gothard) 和辛普朗山 (le Simplon) 在瑞士境内，均为阿尔卑斯高原的山峰。

3. 指《法国史》。米什莱从 1831 年开始撰写，至 1863 年出到第十五卷，在继续撰写第十六卷的同时，他于 1864 年发表《人类的圣经》(针对勒南的《耶稣的生平》)。

* * *

从日内瓦出发，一路经过景色平淡、相当乏味的地区，到了萨朗什，猛然发现景象那么宏伟，不禁目瞪口呆。阿尔沃河¹一转弯，景色完全变了。惊诧不已，大大出乎意料。左边，一座巨大的山峰尖顶，瓦朗斯(Varens)，由风化的石灰岩构成，高高矗立在路边，杉木林几乎支撑不住，威胁着道路。右边，覆盖着树木的山峦，仿佛一座大型剧场的第一排阶梯座位，而在别处眺望，就会认为那是一座高山(高达五六千尺²)。然而，在那后面隔一段距离，则横空出世，巍然屹立一座大山，暗淡积雪的峰巅。

不要拣夏季少见的晴天来到这里，因为灿烂阳光会骗人，给整个地区披上盛装，赋予万物同样一张笑脸。随意挥洒的阳光制造耀眼的魔幻，就连坟墓都笼罩在欢快的气氛中。太阳是个大骗子(哲学证明这一点)。在阳光的照耀下，萨瓦³最穷困、最寒冷的山谷，看上去就像已有意大利特点的瓦莱灼热的山坡谷地。

我来到这里时，天空灰蒙蒙的，当地一年大部分时间都是这种天气。我来到山脚下，能看到当地的本相，平庸而贫困，被这群高山压垮，只有阿尔沃河，一条普普通通的湍流，似乎要漫溢出来。一座座小花园，一片片小果园。冷杉林树木相当高大。再往上看，便是那寒冷的巨峰。

这里竟然有温泉，着实令人吃惊不小。要说比利牛斯山脉，那些火的老姑娘提供大量滚烫的泉水，倒也是很自然的事情。然而这里，披着积雪和冷杉林的巨大外衣，却从地下涌出热流，真让人惊异，也引人深思。我们心中暗道：在这表相，冬季寒冷的外景背后，还有另一个在下面，不为人所见的一个人。冰层(有1200尺厚？有人这样推测)对他来说，只是一件衣服。一个花岗岩人埋葬在里面，是大地从前生育的孩子，从前的一声浩叹，一次冲动，向着它还处于黑暗中的光

1. 阿尔沃河(l'Arve):阿尔卑斯山脉的河流，流经上萨瓦省，全长100公里，汇聚勃朗峰山区的溪流，成为罗纳河的支流。

2. 尺，原文为“pied”，可译为“法尺”(325毫米)或“英尺”(305毫米)，因无法确定原文所指，故译为“尺”，下同。——编者注

3. 萨瓦(Savoie):现分上萨瓦省和下萨瓦省。这里指上萨瓦省，位于法国东部，与瑞士、意大利接壤。北面有盛产著名矿泉水的依云小镇。萨瓦历来是穷困的山区。

明。不过，这颗灵魂在积雪的坟墓中，同它处于幽邃中的母亲一直保持亲密关系，一直从深处接受释放的温暖。

圣热尔韦温泉浴场景象凄凉。一座庄严的杉树园，同一条湍急的小溪相伴。往前走去，渐渐进入相当狭窄的山间裂缝，两侧山峦高约 600 尺。溪水很凉，风也冰冷。然而，正是从这里喷出热泉水。完全是个奇迹。一名渔民在这些融雪的溪流中间，偶然发现了一眼温泉。如在从前，这足以创立一种宗教。在比利牛斯山区，在维希、波旁等地方，任何一股水都是一个神：波尔波(Borbo)神、戈尔戈(Gorgo)神，等等。(参看 Barry 的作品。)在萨瓦地区，这些神便是圣徒：圣热尔韦、圣普罗泰。¹

这地方，以其苦修的特性，这样表述：“在享用上帝恩赐之物之前，跨越门槛时先把罪孽留下，留下灵魂隐秘的病症。”这就是此地所表达的意思。这话明智得很。但是我不知道，这地方是否能让心灵平静下来。这里肯定属于神灵光顾过的那种地方。这是封闭的地点。两侧隔绝，上方摇曳着冷杉，枝叶接近，投下怪异的影子。雾气形成长龙，从阿尔沃河起飞，被吸引到这里，在此嬉戏而不肯离去。这种游动变幻的景象，不知道给人以什么希望，似乎充满神秘、迷梦和幻象。人们希望从中多看到些光亮。

1. 以圣徒命名的地点，全称应为圣徒热尔韦(Saint Ger-vais)、圣徒普罗泰(Saint Protas)，译成中文习惯上仅保留“圣”字和名字。

* * *

神圣的光，就作为我的医学吧！我要去见那忧郁的仙女，但是我要控制她。走出这狭窄的山涧，再往上攀登，就发现欢快的圣热尔韦。反差的特殊效果。圣热尔韦非常古朴庄重。我认为这胜过欢快。它的美十分感人，打动了我的心。

我没有住在镇子入口，那里俯临阿尔沃河，能望见远处的萨朗什镇。我生活在镇子另一端，住一间小房，这些景物都看不见。这间老房的主人贡塔尔一家，正是发现温泉的人

(其他人受益)。这间房子建在靠下一点的地方,离河流近些,但是只闻流水声响,看不见河流。教堂就在旁边,围着成荫的高树,有一座鲜花盛开的很美的墓园。再远一点儿,湍流对岸的高山坡上,有几片小果园,几间茅舍,袅袅的青烟,杉树林。“Finis mundi”¹。

1. 拉丁文,意为“世界的尽头”。

杉树林前下了雨,一团团烟雾,沉重的乌云,拖拖拉拉,朝我们升上来,这是一种欢快的景物吗?但是无妨,我们照样感到几分愉悦。在我们看来,生活很轻松。难道这里是空气的效果(2 400 尺的高度)吗?难道是释放了内心的郁闷,释放了对看不见的一个世界的忧思吗?

压在心头的乌云飞走,飞向这些山头,飞向我望见的在我们对面浮动的大海;那云海游荡在那些人形般的怪异的圆谷上,在瓦朗斯山的针状岩峰周围,在蒙茹瓦的尖顶上。

我想到不在眼前的朋友,想到从塞纳河流域或莱茵河流域,从荷兰到浓雾笼罩的伦敦,处于低洼地带的那些大都市萎靡不振的社会。尤其在云雾中露出一块块美丽的蓝天时,我想到这些,心中不禁叹道:登高多有益处啊!世界如果在这里,就能轻快而解脱啦!……

从巴黎到日内瓦,人减负 1 600 斤,而从日内瓦到这里,则减负 2 400 斤!真正自由的地方!海拔再低些,或者再高些,呼吸都不如这里畅快。

* * *

东家可爱的姑娘,名副其实一株杨树,因生在萨瓦而更显苗条,她和小弟弟帮着年轻的女佣做些家务,购买食品,而买东西往往要走很远的路。我们的生活有点随遇而安,就像安东尼一家和帕科姆一家那样相信上帝,有时等待天上会掉下面包来。

雨一停,我仍在写作,但我的第二灵魂,更为年轻的灵魂,出于好奇要参观当地,便去觅新揽胜了。它绕过教堂,走

向比奥内(Bionney),这是峡谷圣母村(Notre-Dame de la Gorge)的道路,能通向意大利。然而,兴趣,恰恰是去陌生的地方,就是要无视这一切。同我这年轻灵魂一起走的灵魂,更渴望看一看,原先知道的也并不多。景物还都湿漉漉的。古老的胡桃木,我认为始自萨瓦公爵前往耶路撒冷的年代¹,枝叶现在还往下滴水,路面特别潮湿。这是赶集的日子,路上熙熙攘攘,各赶各的牲口,有奶牛、绵羊、鹅,等等。一个很老到的农民,非常精明,牵着两只好看的小黑猪,那架势就像陪伴着新嫁娘。这些农民非常有礼貌,向人问好:“早安!”女人都特别显老,心地善良而相貌丑陋(她们太操劳了!),她们用一种母爱的目光(有时似乎有几分怜爱),看着这个脸色有点苍白的少妇,就仿佛看见一个患病的孩子。她们微微笑她在她们的奶牛经过时绕开,躲避,未免过分敬畏地给奶牛让路。天气,也可以说五分有病,是出太阳还是下雨犹疑不决。燕麦倒伏在田里,等待晒干,还收不回去。小小的收获,少得可怜,要靠天吃饭。

下雨牧场高兴,满地鲜花盛开。下雨溪流高兴,就连最小的溪水都喃喃自语,喋喋不休。好几条大溪流,湍急的水流很有冲劲,发出咕噜咕噜强有力的声响,仿佛嫌这场地太狭小了。它们远远从山上流下来,显然是一个更高世界的儿子。这个高高的世界,在道路的某一拐弯处,就从侧面显露出来,一个狭角,正是比奥纳赛(Bionassey)冰川。这是一座金山,在阳光照耀下!景象灿烂。加快脚步,要走近了观瞧。然而,这动态的黄金已经变化:一变而为白银了……没有常性的阳光!白银又变成普通的雪。而这片雪,又逐渐化为铅灰色。

返程不免黯然神伤,脚步更为缓慢。尽管时值盛夏,天色已向晚。她回来时神情严肃,但是双手捧满了鲜花。

1. 萨瓦从10世纪起成为伯爵领地,直至1416年,萨瓦家族才获得公爵头衔,后来参加过十字军东征,到过圣城耶路撒冷。这样算来,这些古老的胡桃树当有四五百年的树龄。

*

*

*

早晨很轻快,有点凉,但是宜人而喜悦。面对雪的工作: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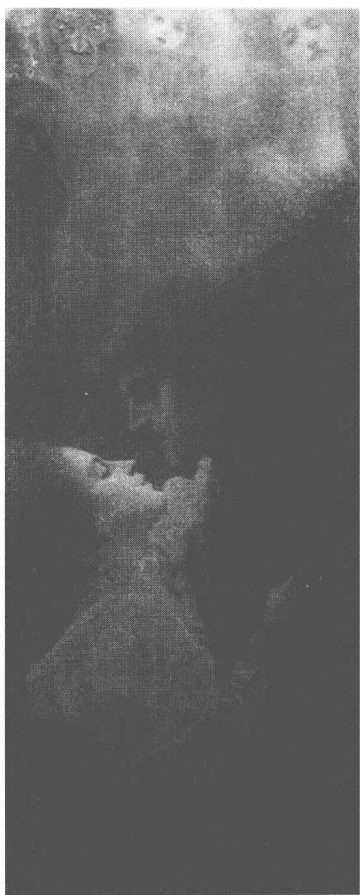
——
1. 这里作者使用隐喻法：数百年来，法国乃至欧洲的贵族与社会名流以戴假发扑白粉为时尚。

今年，在 8 月份，雪就给我们高高的山头扑了白粉¹。继而，我们就拜会我们的邻居，大瀑布的冷杉。北方这些庄严的树木，随着冰冷的湍流地处很低，又临近峰顶生长在很高的地方，围住中间的几个阶梯，保护了小果园里梨树、苹果树等更为娇弱的树木。我们怀着敬意，拜访这些散发树脂香味的古木：它们是世界的长兄，经历了最艰难时期的多少磨难，如今还支撑着、保护着许多遭受危险的地方。它们就像那些受苦受难、优秀劳动民众的自然兄弟。我们同它们结成友谊。

我们对面的冷杉林，出现在我们右侧的山隅。我们走过魔鬼桥（各国的共同名称），重又往上攀登，穿过一些果园，来到一座小农舍。庄户挺贫穷，但是好客。这个农民人很精明，态度十分和蔼，有了点年纪，当初在巴黎多年给人当差，将积攒的钱带回来。他娶了一个外地的漂亮女子，生的孩子都很好看，这显得生活还有一点点宽裕，甚少在山风不太寒冷的年头。这一家人的场面相当动人，不过，这个男人年纪已经很大了，而长子只有 12 岁，他能看到儿子长大干活，在母亲身边替代他吗？

冷杉林非常美观，形成一道道幽暗的屏幕，其效果妙不可言，时而遮掩，时而呈现深处的温泉；再远一点儿，那道幕明亮欢快，能望见直到萨朗什镇的旋转的山谷。在密林深处，有些显然是凯尔特人的废墟，那黑乎乎的远古之色，衬得本来昏暗的树林越发黑暗了。

离开冷杉林，往上攀登，走到开阔的地带，只见圣热尔韦及其山谷、通冰川的道路，都一览无余。视野开阔，十分悦目，富有人情味（这个词就全表达了）。深谷有草地、溪流，还有劳作，用水轮驱动的锯来破开木板，小块地收获燕麦、黑麦、荞麦。可怜的山区木屋根本没有瑞士的规模，建在很高的山坡上。就是最高处，山巅，也并不像人们所想的那样光秃秃的，以浅绿色表明勃朗峰不是一成不变的严肃面孔。



整个景象很肃穆,但是在这样温和的阴天,等待风雨来临之际,就足以令人动容了。我们在半山腰,坐到同一块窄石上,默然无语:我们心有灵犀,用不着交谈了。

整个景象很肃穆,但是在这样温和的阴天,等待风雨来临之际,就足以令人动容了。我们在半山腰,坐到同一块窄石上,默然无语;我们心有灵犀,用不着交谈了。田地里有几个人,他们有些担心,都抓紧干活。雨季又要来临,过一两个月就进入冬季。事物都处于不确定状态,这让我们吃惊。天气很温和,我们看到的冰川很少,仅仅一个狭角;不过,冰川蓝莹莹的眉弓,没有预示任何确切的信息。